





第一二六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本冊目次

欽定禮記義疏  
卷首

(三)

清乾隆十三年敕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五十九  
六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菴

給事中臣溫常統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劉能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禮記義疏卷五十九

祭法第二十三

正義孔氏穎達曰按鄭目錄云名為祭法者以其

紀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制祀羣神之數此於

別錄屬祭祀沈氏清臣曰祭法自燔柴於泰壇

祭天也以至終篇即書葬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秩

於山川偏於羣神之義疏也上只添禘郊祖廟一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禮記義疏  
卷五十九

段朱子曰祭法一篇即國語柳下惠說祀爰居

一段但文有先後如祀稷祀契之類只是祭祖宗

耳末又說有功則祀之若然則祖宗無功不祀乎

吳氏澄曰法謂制之定者此篇記祭人鬼天神

地祇之定制故曰祭法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

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真祖契

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禘大計反  
嚳口毒反

顓音專項許玉反錄本又作顓  
古本反冥莫徑反契息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虞氏以上尚德郊禘祖宗配用

有德者而已自夏以後稍用其姓代之 趙氏匡

曰虞氏禘黃帝蓋舜祖顓頊出於黃帝則所謂禘其

祖之所自出也郊嘗者帝王郊天當以始祖配則舜

合以顓頊配天為身繼堯緒不可捨唐之祖故推嘗

以配天而舜之世系出自顓頊故以為始祖情禮之

至也舜宗堯當禹身亦宗舜凡祖者創業傳世之所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禮記義疏  
卷五十九

二

出也宗者德高而可尊其廟不遷也夏后氏禘黃帝

義同舜也郊繇者禹尊父且以有水土之功故以配

天祖顓頊者禹世系亦出於顓頊也宗禹者當禹身

亦宗舜子孫乃宗禹也殷祖契出自嘗故禘嘗冥有

水功故郊冥以配天湯出契後故祖契宗湯者當湯

身未有宗也周禘嘗義與殷同稷有播植之功且為

始祖故祖稷當武王身亦未有宗

存異鄭氏康成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

謂祭昊天於圜丘也孔疏經傳之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云禘自既灌及春秋

禘於大廟謂宗廟之祭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大傳云禮不王不禘謂祭感生帝於南郊

也必知此是祭昊天於圜丘者以禘文祭上帝於南

在於郊祭之上郊前之祭唯圜丘耳

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

明堂月令云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五時皆有帝

及神又月令季秋大饗帝故知明堂之祭有五入神

及五天帝也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故知於明堂也以孝經云宗祀文王此云宗武王又

云祖文王故知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

祖宗通言爾

明堂以配上帝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

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

土秋曰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

冥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

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

郊顓頊殷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

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 熊氏安生曰有虞氏禘

黃帝者謂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大禘之時

以黃帝配之而郊嘗者謂正建寅之月祭感生帝於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禮記義疏  
卷五十九

三

南郊以饗配也祖顓頊而宗堯者謂祭五天帝五人帝及五人神於明堂以顓頊及堯配之也祖始也宗尊也其夏后氏以下禘郊祖宗其義亦然但所配之人當代各別

辨正王氏肅曰祖宗謂祖有功而宗有德其廟不毀郊與圜丘是一郊即圜丘也天唯一而已安得有六五行分主四時化育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豈得稱天而鄭以五帝為靈威仰之屬非也郊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禮記義疏  
卷五十九

四

則圜丘圜丘則郊猶王城與京師異名而同處 楊氏復曰禘禮見於大傳小記子夏傳郊禮見於孝經大雅周頌祖有功宗有德見於王肅賈誼劉歆韋玄成蓋禘與祖宗三條皆宗廟之祭無與乎祀天唯郊一條為配天之祭經傳昭然不可誣也祭法禘在郊上者謂郊以祖配天禘上及其祖之所自出禘遠而祖近故禘在郊上也鄭氏見禘在郊上便謂禘大於郊遂強分圜丘與郊為二以禘為冬至日祀昊天

帝於圜丘而以饗配之以郊為祭感生帝於南郊而以稷配之既謂禘郊皆為配天矣遂併以祖宗為祀五帝於明堂而以祖宗配之輕肆臆說實皆非也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燔音瘞

於滯反折之  
設反音逆

正義鄭氏康成曰壇折封土為祭處也壇之言坦也

坦明貌也折照晷也必為照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祀

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孔疏陰祀宜用黑犢今承祭天之下故連言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禮記義疏  
卷五十九

五

騂犢也 孔氏穎達曰燔柴謂積薪於壇上而取玉及牲

置柴上燔之使氣達於天也瘞埋謂瘞繒埋牲也

按禮器云至敬不壇此云燔柴於泰壇者謂燔柴

在壇設饌在地義具禮器及郊持牲疏 陳氏祥道

曰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

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為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為

圜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間則壇必設於圜丘之

南坎必設於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烟瘞埋以達氣



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之前矣 方氏慤曰燔柴則升而明瘞埋則藏而幽升而明者天道也藏而幽者地道也壇為高以見折之為深折為方以見壇之為圓圓而高者天形也方而深者地形也

存異陸氏佃曰此合祭也主天而已故雖瘞埋猶從祭天之牲即祠北郊應用黝犢說者曰天地無合祭之壇則春秋言郊何以有三望中庸言事上帝何以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禮記疏義  
卷五十九

六

有社按周書郊祀亦及聖帝明王荀子所謂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是也蓋大報天神人鬼地示皆與故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 又曰用騂犢當連下埋少牢於泰昭讀為一段蓋四時者陰陽之氣升降出入於天地之中故用騂犢埋少牢以祀之少牢言埋則祭之於泰昭之下也騂犢言用則祭之於泰昭之上者鄭解騂犢以屬上句蓋祭天用蒼犢祭地用黝牡今用騂犢以天則非倉以地則非黝非

是也秦國丘則牲用蒼方澤則牲用黃從天地之色也祈穀祈年及出征巡守之告祭皆用騂從周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相近依注讀為禳祈王肅作祖迎宗讀為禳祭散反王如字見賢通反亡如字一音無

正義鄭氏康成曰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禮記疏義  
卷五十九

七

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孔疏祭時者謂祭四時陰陽之神也春夏為陽秋冬為陰若祈陰則埋牲祈陽則不應埋之今總云埋者以陰陽之氣俱出入於地中而生萬物故並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孔疏埋之以享陰陽為義也少牢之文在諸祭之首故知以下皆用少牢用少牢者降於天地也先儒云不薦熟惟殺牲埋之也按小司徒小祭祀奉牛牲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此用少牢者謂祈禱之祭也相近當為禳祈聲之誤也禳猶却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孔疏寒暑之氣應退而不退則禳却之應至而不至則祈求之寒於坎寒陰也暑於壇暑陽也王宮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



也夜明月壇也孔疏曰神尊故其壇曰君宮宗皆當

爲縈字之誤也幽縈星壇也孔疏幽闇也星至星以

昏始見縈之言營也孔疏崇莊二十五年公羊傳云

以朱絲營社或曰魯之或曰爲

聞恐人犯之故營雲縈水旱壇也雲之言吁嗟也疏

之是縈有營意水旱爲人所吁嗟曰幽縈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

雲縈皆爲城而祭之也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縈之山川之神則水旱

厲疫之不時於是乎縈之四方即謂山林川谷丘陵

之神也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爲坎爲

欽定四庫全書欽定禮記義疏卷五十九

壇孔疏謂四方各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孔疏山林

壇爲一坎一壇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者此明四坎壇所祭

之神也怪物慶雲之屬風雨雲露並益於人故皆曰

神而得有天下謂天子也百者假成數也孔氏穎

達曰此總明四時以下諸神所祭之處及天子諸侯

不同之禮天子祭天地四方言百神舉全數也諸侯

不得祭天地若山林川澤在其封內而益民者則得

祭之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亡無也謂

其境內無此山川則不得祭也又曰案周禮大宗

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四時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記

謂周禮歲時常祀此經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僭逆

水旱失時須有新禱之禮也然崇莊二十五年左傳

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此禱祈得用少牢者彼天災謂

日月食之示以戒懼人君先須修德不當用牲若水

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牲

周氏謂日月爲陰而盛於夜故曰夜明於星謂之

幽者以對月而言則月爲明而星爲幽也水旱必謂

之雩者以祭旱為主蓋陰中之陽升則爲雨故雩祭

所以助達陰中之陽者也

存疑張子曰寒暑無定暑近日壇寒近月坎而已故

曰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注謂相近爲禳祈者非

方氏慙曰幽言其隱而小楊雄曰視日月而知衆星

之幾故祭星之所謂之幽宗馬雩主祭旱言之兼祭

水而主旱言之者雨以時至亦無患也幽雩皆謂之

宗宗尊也祭祀無所不用其尊詩曰靡神不宗無所

宗宗尊也祭祀無所不用其尊詩曰靡神不宗無所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禮記義疏卷五十九

九

不用其尊之謂也 陳氏澔曰相近當爲祖迎字之誤也寒暑一往一來往者祖送之來者迎迓之周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迎寒則送之亦必有其禮也

案或謂四坎壇分置於四郊望而祭之曲禮所謂天子祭四方祭山川是也四方即四方之神東方青帝太皞南方赤帝炎帝西方白帝少皞北方黑帝顓頊每方以一帝爲主而一方之山林川谷丘陵皆從祀焉周禮宗伯兆五帝於四郊者即此月令迎春於東郊迎夏於南郊迎秋於西郊迎冬於北郊者亦即此曲禮言諸侯方祀祭山川而此不言方祀者文略耳附存之以備一說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禮記義疏  
卷五十九

十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

更古  
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折棄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孔氏穎達曰此論人死與萬物不同及五代七代變與

不變之義總包萬物故曰大凡皆受天之賦命而生故皆曰命萬物無知死皆曰折人爲有識故死曰鬼此之名號從黃帝正名百物以來至於堯舜禹湯及周所不變更也黃帝以下七代所變易而立者是禘之與郊及宗祖也除此外其餘社稷山川五祀之等不改變也 方氏慤曰折言其有所毀鬼言其有所歸不變者所命之名也更立者更立所祭之人也名既當於實故無事乎變人既異於世故必更立焉前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禮記義疏  
卷五十九

十一

先祖而後宗者遠近之序此先宗而後祖者親疏之序

存疑鄭氏康成曰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

所存法也七代通數顓頊及嚳也

孔疏以上云禘郊  
祖宗有顓頊及嚳

故也所不變者則數其所法而已變之則通數所不法

爲記者之微意也少昊氏脩黃帝之法後王無所取

焉 方氏慤曰名之不變止自堯而下者蓋法存乎

堯而已由堯以前其法未成其名容有變也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禮記義疏  
卷五十九

十一

案五代七代記無明文要而論之黃帝爲立法之祖不應在不變及更立之中周亦猶是不變及更立者不應置之五代七代之外况此記上下皆合周言之胡獨此不言周則鄭之舍周而言黃帝者悞也又疏謂鄭以上記文言項及轡而易緯易繫辭皆不言少昊則以少昊不在七代之內猶之可也若謂少昊脩法後世無取則項亦下記所謂脩者胡舍少昊而獨取之孔合唐虞三代爲五又增項轡而爲七則鄭注之非明矣至方氏法成於堯之說則又與下記義不合也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桃壇墀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速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

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爲鬼大夫立三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音墀

善適丁歷反顯考無廟之顯依注作皇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禮記義疏  
卷五十九

十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爲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墀書曰三壇同墀孔疏書金縢文案此則去壇爲墀之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孔疏皆爾說可疑矣

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之

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孔疏昭之遷主總合藏

合藏文王祧中故鄭注周禮守祧先公遷主藏於后

稷之廟先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至大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是毀廟主在太廟祧乃陳之故知不密以下遷主藏於后稷廟也文武二廟既不毀則文武以

下遷主不可越文武上藏於后  
稷之廟故知藏於文武廟也 諸侯無桃藏於祖考

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

案文式以下遷主皆藏兩世室中故謂文武世室為二桃諸侯無世室桃主藏太祖夾室故即謂始祖廟為桃

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為壇壇所禱謂後遷在桃

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桃鬼亦在桃顧遠之於無事

祫乃祭之爾春秋文二年秋大事於太廟傳曰毀廟

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也

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為鬼而李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禮記義疏  
卷五十九

十四

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桃明矣惟天子諸侯

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

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

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

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

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為皇考字之誤 孔氏穎達曰

此明天子以下尊卑既異上祭祖廟多少不同之事

王立七廟者親廟四始祖一文武不遷合為七廟也

七廟之外又立壇壇各一近者封土遠親除地示將

去然也父廟曰考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義也王考

廟者祖廟也王君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也皇考曾

祖也皇大也君也曾祖轉尊又加大君之稱顯考高

祖也顯明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目之祖考廟者

始祖也此廟為王家之始故云祖考也去桃為壇謂

高祖之父也不得四時而祭之若有祈禱則出就壇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禮記義疏  
卷五十九

十五

受祭也去壇為壇者謂高祖之祖也不得在壇若

有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高祖之父初寄在桃不

得於桃中受祭故曰去桃高祖之祖經在壇而今不

得祭故云去壇在壇壇者不得享嘗有祈禱乃祭之

無祈禱則不得祭也去壇曰鬼者若又有從壇還來

壇則此前在壇者遷入石函為鬼雖有祈禱亦不得

及惟禘祫乃出也諸侯立五廟壇壇與天子同無功

德之祖為二桃也月祭三廟顯考祖考不得月祭止

預四時皆降於天子也去祖謂去太祖也即高祖之  
父諸侯無功德二祧若高祖之父亦遽即寄太祖而  
不得於太祖廟受時祭唯有所禱則去太祖而往壇  
受祭也大夫立三廟二壇者異於君故立二壇而不  
壇也顯考祖考無廟以其卑也大夫高太二祖無廟  
若有所禱則爲壇祭之去壇爲鬼者謂高祖若遽去  
於壇則爲鬼不復得祭但薦之太祖壇而已若大夫  
有太祖之廟者其義具王制疏適士謂天子三等諸  
侯上士悉二廟一壇也顯當爲皇皇考曾祖也曾祖  
既無廟有所禱則爲壇祭之若遽去於壇則爲鬼不  
復祭也官師謂諸侯中士下士爲一官之長者也一  
廟爲父立之王考雖無廟而猶獲祭謂在考廟者去  
王考爲鬼謂曾祖則不得祭又無壇若有所禱則薦  
之於廟也庶士府史之屬庶人平民也賤故無廟死  
則曰鬼亦得薦之於寢王制云庶人祭於寢是也  
方氏慤曰分地者分天子之地建國者建諸侯之國

置都者置公卿之都立邑者立大夫之邑分地建國  
畿外之臣所以嗣也置都立邑畿內之臣所以祿也  
陳氏祥道曰月祭者薦新之祭也月令獻羔開冰  
薦鮪羞金桃與夫嘗麥嘗穀嘗麻嘗魚皆先薦寢廟  
是也享嘗者四時之祭周官大宗伯春祠夏杓秋嘗  
冬烝及司尊彝所載羹黍尊壘是也有禱焉者求福  
之祭也周官小宗伯大栽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祇  
凡王之會同軍旅田役之禱祠肄儀爲位凡天地之  
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家  
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國有大裁故皆令禱祀是也  
朱子曰官師諸有司之長也官師一廟止及禰却於  
禰廟併祭祖適士二廟即祭祖祭禰皆不及高曾大  
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  
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  
則公子牙是也 吳氏澄曰親廟四祧廟二共爲三  
昭三穆并太祖凡七廟有功德可宗者別立廟百世

不毀與太祖同宗或多或少或有或無故不預七廟之數 孔氏穎達曰此遵主所藏曰祧者是對創言之若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故昭元年左傳云其敢受豐氏之祧彼祧遠祖廟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服虔注云曾祖廟曰祧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大夫無主故無所寄藏 又曰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廟在應遷之列故云遠廟特爲功德而留故謂爲祧有文武二廟不遷故云有二祧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禮記義疏  
卷五十九

大

享嘗四時祭祀文武特留故不得月祭但四時祭而已 陳氏祥道曰周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所謂五寢者自考廟以至祖考之寢廟也王七廟而其寢乃五者爲其二祧將毀先除其寢所以見孝子孝孫之心不欲遽毀故去有漸也

辨正徐氏邈曰左傳稱孔悝反柘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義以爲歛攝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此皆大夫有主之文又禮言重主道也埋重則立

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爲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案經傳未見士大夫無主之義有者爲長 陳氏祥道曰薦新止於寢廟則月祭不及二祧亦明矣王肅謂二祧一爲高祖之父則五世矣一爲高祖之祖則六世矣誠能明其言之意而不溺於文王之功德則通矣又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二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禮記義疏  
卷五十九

大

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王舜劉歆王肅韓愈之徒皆謂天子祖功宗德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周禮守祧有八人小記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爲二祧親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爲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間有豐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 馬氏晞孟曰說者以爲七廟之中祧廟二



則爲文武之廟其說非也遠廟爲祧而二祧之廟止於享嘗而已苟文武之廟而祭止享嘗亦非先王所以尊祖宗之意也 楊氏復曰按祭法與王制不同大抵王制略而祭法詳又案三壇同墀之說出於金縢乃因有所禱而爲之非宗廟之外預爲壇墀以待他日有禱也孝經爲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墀爲鬼也晉張融謂祭法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皆衰世之法則所言難以盡信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禮記義疏  
卷五十九

子

案此記天子兼二祧爲七廟蓋韋玄成說也劉歆則謂天子本七廟加二祧爲九語類中朱子獨以劉說爲然則文武世室不在七廟數中自有定論先儒若陳氏馬氏吳氏亦各建劉而疑鄭其以文武世室爲二祧者周禮鄭注所謂因祧主所藏故名爲祧聘禮不腆先君之祧其義亦如之二祧之祭各經雖無明文以理論之二祧爲高祖之祖父其祭視太廟親廟宜少殺此記所以有享嘗乃止之文也若以文武世

室爲七廟中之二祧則宜月祭而不止享嘗矣孔氏謂祧不月祭本望經爲說至陳氏以二祧將毀并埽除之事去之其意若以爲文武之廟則不可以將毀言若以將遷爲將毀則高祖矣馬有廟在四親之內乃去其月祭并埽除之不事乎要之記有二祧必非文武廟也若文武廟何至不月祭耶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禮記義疏  
卷五十九

子

立社曰置社爲子  
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 孔氏穎達曰此明天子以下立社之義羣姓謂百官以下乃兆民大社在庫門內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社在藉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故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



大夫以下為衆特置故曰置社

通論陳氏祥道曰有天下之社有一國之社有衆人之社有一人之社有失國之社大社天下之社也國社一國之社也王社侯社一人之社也喪國之社屋之失國之社也三社之制大社為大此孟子所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也喪國之社天子所以為戒則又次於王社矣以言安不可以忘危也書曰夏社禮與春秋曰亳社皆以為戒而已然則諸侯有國社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禮記義疏  
卷五十九

三

侯社與春秋之亳社亦三社矣天子之社在雉門之右而繇詩曰乃立應門繹之曰乃立冢土冢土社也則諸侯之社亦在門內也天子之牲太牢則諸侯當用少牢若郊特牲曰社事單出里丘乘供粢盛此大夫以下之社也

案社有與郊對舉者漢志引禮記祭地於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

案今記無此蓋逸文

周禮大宗伯以冬日至致天神夏日至祭地

亦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四圭有邸以

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大司樂圜丘方澤此裡祀之

禮禮之最重者也社有與稷並稱者大司徒設社稷之壇會社稷之職夏官小子掌衅于社稷此血祭之禮禮之稍輕者也方澤祭全載之地大社祭中國九州之地王社祭畿內之地諸侯國社祭其一國之地下而州社祭一州之地里社祭一里之地天唯天子得祭之地則諸侯大夫士無不得祭但有廣狹不同者天父道地母道也天尊地親父尊母親天非天子不得郊見地各以其所食為社也唯於天尊之故禮多舉郊而祈穀祈年不及舉其重以明尊也於地親之故瘞埋泰折止一言而大社王社國社侯社置社悉數之舉其多以明親也不明此義而胡氏有社無北郊之惑生矣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禮記義疏  
卷五十九

三

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

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

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竈力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中雷主堂堂居處門戶主出入行

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

曰其祀戶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

中雷祭先心秋曰其祀門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

腎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

孔疏此證大夫有門

行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

孔疏此證士亦有五祀

司命與厲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禮記義疏  
卷五十九

三

其時不著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孔氏穎

達曰此明天子以下立七祀五祀之義司命者宮中

小神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國門謂城門也國行

謂行神在國門外之西泰厲謂古帝王無後者此鬼

無所依歸好為民作禍故祀之也此七祀是為民所

立繫衆共之其自為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當同是

一神為是別更立祀也諸侯減天子戶竈二祀故五

祀公厲謂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其鬼曰公厲大

夫減諸侯司命中雷故三祀族厲古大夫無後者鬼

也曰門曰行者大夫無民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

方氏慤曰司命即周官以樛燎祀司命者是矣厲即

春秋傳所謂鬼有所歸乃不為厲是矣以司人之命

祀之求有所延慮其為厲故祀之使有所歸也門行

曰國而戶竈不言者以其在內故也大夫而下雖門

行亦不言者以所立皆非為國也司命天神故首言

之中雷土神故次言之門在外故又次於中雷行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禮記義疏  
卷五十九

三

道故又次於國門厲之施毒不特在道而已故又次

於國行戶雖在內特用於房戶之間而已故又次於

泰厲竈則化飲食以養人非人之養也故以是終焉

獨族厲先於門行者以厲之為道在天道則為卑在

人道則為尊故或先或後以尊卑之辨也大宗伯言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則七祀之說非周制可知曲禮

王制止言大夫祭五祀蓋以周制言之上可得以兼

下而五祀主於家故也